

特朗普称美朝会晤将如期举行

“特金会”或宣布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但不会签署任何协议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 松

当地时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使、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哲,并宣布美朝将于如期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暂时不会取消对朝制裁

特朗普和金英哲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一个多小时,讨论了新加坡会晤相关议题。美媒指出,美国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非外国元首十分罕见。特朗普对媒体称他与金英哲的会晤比预期要好,并表示原定于本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首脑会晤将如期举行。特朗普还与金英哲一起,向媒体展示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亲笔信封。特朗普先是称这封信“非常好”,后来又向记者承认他还没有打开。

谈及朝鲜弃核问题,特朗普表示,朝方表明愿实现无核化以实现国家发展,美国也乐意帮助朝鲜实现这一进程。同时,特朗普表示暂时不会取消对朝制裁,除非朝鲜实现无核化。特朗普还表示,美朝可能在本次“特金会”上宣布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特朗普表示,朝鲜也希望正式结束朝鲜战争,并将美国军队从半岛撤离,“我们已就此谈了70年了”。

特朗普称赞中国、韩国、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他试图降低外界对会晤的期望值,强调新加坡

会晤只是一个开始,美朝不会签署任何协议。“我不会说,我也从未说过一次会议就会实现无核化,这涉及到多年的敌对和问题,以及很多国家之间多年的仇恨。我相信最终我们会取得非常积极的结果,但不是一次会议能够达成的。我们不会在6月12日的会晤上签署任何东西,我们永远不会。”

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有上百种针对朝鲜的制裁,但目前美朝对话进展顺利,他不仅不会对朝鲜施加额外的制裁,还期待未来取消对朝制裁,“我现在在都不想提我们的极限施压政策”。

“面临两国关系关键时刻”

此前,金英哲于5月31日在纽约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了会谈。蓬佩奥在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筹划中的新加坡会晤为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委员长“勇于引领美国和朝鲜进入一个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新时代开创了历史性的开端”,“美朝面临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让这个机会付诸东流,这无疑是不幸的”。

蓬佩奥称,自己在与金正恩委员长及金英哲副委员长的会谈中已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即“三完全、可核查及不可逆的韩朝半岛无核化”。特朗普也明确表示,如果金正恩实现去核,朝鲜的道路将更加光明,“我们展望一个强有力的、连通的,同时也是安全、繁荣的朝鲜,既保持其文

化传承,又融入国际社会”。

蓬佩奥称,通过共同努力,美国和朝鲜人民可以创造一个“由友谊与合作而非不信任、恐惧与威胁所定义的未来”。他指出若会谈取得成功将具有历史意义,“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改变世界的进程,它将需要来自金正恩委员长的大胆领导”。他同时指出,特朗普总统和他本人都相信金委员长是能够做出这一决定的领导人,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美朝将有机会验证情况是否如此。

中情局:朝短期内弃核可能性很小

3月8日,特朗普在会见韩国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后,决定于5月下旬或6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但此后双方的先期谈判并不顺利,4月上旬进入白宫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更是鼓吹“利比亚模式”实现半岛无核化,引发朝鲜反弹。5月24日,特朗普致函金正恩,宣布取消新加坡会晤。

但一周来,美朝互致善意,双边沟通恢复,韩朝再度举行领导人峰会,使得形势峰回路转。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新加坡会晤的恢复主要源于美朝韩三方政治意愿。面临今年底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极需一项外交成果来提升政绩,美朝会晤是绝佳选项。朝鲜今年以来做出将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决定,急需通过与美国缓解关系来助推国内转型,而

韩国总统文在寅更是凭借“新阳光政策”及半岛和解实现民意飙升。

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涉朝决策层和战略界仍对朝鲜弃核决心普遍怀疑。据美媒近日报道,三位知情的国家安全官员透露,中情局最新分析报告认为,朝鲜可能考虑释放善意,在平壤与美国合资开设汉堡店,并有可能允许美国对朝进行包括基建在内的投资,但短期内弃核的可能性很小。

分析指出,鉴于美朝在弃核路线图等问题上的分歧巨大,并且距峰会仅有10天,本次“特金会”实际上不可能获得特朗普此前所称“一揽子弃核”这样的突破性成果。为此,特朗普近日也表示,他与金正恩的本次会晤将是“相互了解”的机会,但第一次见面不会取得成功,他可能需要与金正恩再次见面。刚退休的美国国务院朝核事务前特别代表尹汝尚认为,特朗普和蓬佩奥目前都表示或将举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特金会”,显示美朝并无打算在新加坡会晤上解决所有问题,但美国仍需在本次会晤中得到朝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回复,包括朝方将立即采取的行动、弃核路线图,以及最终弃核时间。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指出,特朗普现在认识到,新加坡会晤只是解决极为复杂的朝核问题的第一步,美国没有必要在新加坡为了取得“灾难性的外交胜利”而付出过多。

(本报华盛顿6月2日专电)

福岛核电站事故过去七年

日政府与企业仍为核电事故扯皮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距福岛第一核电站在2011年3月日本东北大地震中发生事故已整整过去七年,事故核电站的处置工作仍然进展缓慢,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甚至哪方应承担拆除事故核电机组的责任问题,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之间仍在推诿扯皮。在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宣称的核电安全神话破灭的背景下,日本国内围绕着是否要保留核电的问题产生了巨大政策分歧。

处置责任仍在推诿

5月30日,日本核电管理委员会约见东京电力公司社长小早川智明,就有关福岛第一核电站废炉作业等问题进行了沟通。磋商过程中,双方在谁应承担放射性污水处理一事上,发生了严重意见分歧。东电方面称,污水中的其他放射性物质可以清除,但其中所含的氚是不能清除的。目前,随着储存污水的储水罐仍在持续增加,东电方面正在研究将污水稀释后排入海中的办法。东电还称,计划采取这一做法的依据是此前日本核规制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公司方面认为这一做法是妥当的。对此,核规委员会方面认为,处置核电事故的主体责任应该是东京电力公司,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一决定的责任说成是政府的。

东电与日本政府之所以如此扯皮事出有因,日本政府难辞其咎。一是核规制委员会前任委员长田中俊一曾提及过污水“只能稀释排放”这一建议。这一说法正中东电下怀,一直死抓不放。二是事故发生后东电一直在接受日本政府设立的核电损害赔偿和废炉等支援机构提供的资金,完全像一个由日本政府出资的“半国营”子公司。所以,东电才会摆出一副“啃政府”姿态。

然而,福岛核电站的污水处理问题是一现实而迫切的问题。随着事故处置的进展,污水每天都在增加,储水罐数量也在随之增长,目前已有1000个左右。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属储水罐的安全性也在减弱,一些罐体正在进行修补加固。如果再发生大地震,极有可能发生第二次核污染事故。因此,有专家建议,与其如此扯皮,不如由日本政府将废炉与东电的经营剥离,明确事故处置主体,才能加快事故处理进度。

核电事故问题重重

5月28日,福岛核电站2号机组为了取出残存的燃料棒,开始对机组建筑的外墙实施作业,计划拆出一个5米宽、7米高的洞口。据称,福岛核电站中目前共存有1573根燃料棒,其中在2号机组顶层的燃料池内存留615根使用过的燃料棒,东电为了降低因地震等意外造成的二次灾害,计划将燃料棒从池中转移到其他场所保存。由于建筑物内放射线量较高,东电计划用机器人对内部辐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后,再开展下一步作业。如果调查进展顺利,东电会研究



3月8日,日本福岛县大隈,安保人员穿着防护服检查出入车辆。

东方 IC

具体的取出方法,计划从2023年开始取出燃料棒。

核电站发电机组的拆除工作将是漫长的作业,日本政府和东电所提出的拆除进度计划显示,拆除工作最长需要40年时间。但是发生了爆炸事故的福岛核电站的拆除作业比想象的更复杂。专家称,无论是切尔诺贝利还是三里岛的核电站事故都已经证明,核电站的事故处理没有100年的时间几乎无从谈起,废炉作业困难重重。

专家指出,经过七年努力,目前福岛核电站已经有95%的范围可以不穿防护服进行作业,每天大约有5000人都在这里从事废炉施工。日本政府计划对东电提供超过21万亿日元的废炉支援资金,按照40年的时间计算,平均每年需要投入700亿日元。但是,即便是如此大的投入,福岛核电站的拆除工作仍是看不到结果。

首先,拆除工作最大的难题是机组内大量放射性核废料块的处置问题。据称,在事故中机组内的核燃料溶化后流出,与周围的混凝土、瓦砾等凝结成块,并伴有极高的放射线。随着冷却作业的进展,每天大约增加160吨污水。因建筑地基的损坏,部分污水已经渗透到了周围的地下水中。为了防止这些污水注入大海,投入了大约400亿日元资金的“冻土墙”的隔离法几乎没有效果,每天仍有近百吨污水注入机组建筑之中。同时,污水中所含的氚不能清除,并带有巨大的辐射能量,所以污水处理是一个现实难题。由于经过处理的污水的放射能量超过日本国家标准值的10倍以上,在日本经产省制定的包括稀释排入海洋、蒸发排放、电解排放、地下深埋和注入深层地下的五种处置方案中,稀释排放是最为经济和最具时效的方法。日本政府计划就污水处理问题举行听证会,然后再做最后决定。

日本核电存废之争

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日本国内围绕着是否继续利用核电的问题存在着两大截然不同的意见。在政府和部分电力行业极力续推核电政策的同时,日本大部分民众和一些反对党都疾呼“零核电”。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前日本政府第五个能源基本计划草案出台,提出到2030年要使日本的核电占电力供应的20-22%,并计划继续推进核燃料回收利用政策,积极推进核电出口。有分析认为,在目前如此苛刻的现实条件下,日本政府的这一计划明显“不现实”。日本目前共有54个核电机组,在

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全部停止了运行。根据日本政府的新标准,截至目前,通过审查可以重新运行发电的只有9个机组,而其中有5个因诉讼失败被裁定停运或受到临时处分。此外,已经有15个机组明确做出了废炉的决定。上述情况表明,日本政府要想达到计划中的电力供应比例目标,至少需要30个核电机组才能实现,因此日本政府的新能源计划只能是“画饼充饥”。

在日本政府强推核电重启的同时,日本国内民众反对核电的声浪日益高涨。据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全国有75%的人支持“去核电”。就连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也加入了反核电阵营,并担任日本“零核电、推进自然能源联盟”的顾问,四处奔走,呼吁“零核电”政策。3月初,日本四个在野党和该联盟经过磋商之后,向国会提交了《零核电基本法案》,呼吁废除核电政策。

此外,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日本政府提升了核电标准,也使得一些电力公司面临着两难的境地。要想重启核电机组和达到最长可运行60年的新规定标准,企业需要投入巨额的安全对策经费,审查手续耗时耗力,且目前有的机组已接近运行年限,即使重启也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同时,机组要想重新运行,还要得到地方自治体和民众的同意,一旦陷入司法诉讼将面对一个更漫长的审理过程。因此,一些电力公司不得不做出废弃部分核电机组的决定。

(本报东京6月2日专电)

首相遭弹劾凸显西班牙复杂政局

专家观点

■ 陈旦娜

6月1日,西班牙议会以超过半数的投票结果通过对首相拉霍伊的弹劾案。拉霍伊成为西班牙历史上首位被弹劾下台的民选领导人。十多年前的腐败案引出对拉霍伊的不信任投票,西班牙反对党工人社会党借此机会提前终结了现任执政党的执政周期。

拉霍伊在辩论时强调,此次不信任投票的导火索——居特勒腐败案发生在十多年前,其判决未影响到任何一位在任的人民党政府成员,并否认现任政府成员与此案有关。然而,投票结果说明,腐败问题对政党带来的影响持久而深远,在西班牙这样一个左翼和右翼势力平分秋色的国家更是如此。

西班牙的主要党派包括人民党、工人社会党、公民党和我们能党等。其中,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是传统大党。公民党和我们能党较为年轻,前者于2006年建党,后者于2014年建党。政治倾向上,人民党和公民党属于右翼阵营,工人社会党和我们能党属左翼阵营。西班牙政坛左右两股势力常年针锋相对,势均力敌,一方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较大的政治变化。这一点从2016年长达10个月的政治僵局中即可看出端倪。

2016年,西班牙两次大选均未能选出绝对胜出的首相,在10个月的“无政府”状态后,工人社会党勉为其难妥协,人民党领导人拉霍伊艰难上台连任。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角力是一场持久战,此次针对拉霍伊的不信任投票是这场战役中的又一次对垒。虽然拉霍伊在连任时表示,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抛开那些分裂彼此的问题,但事实表明,在西班牙,要达成一定程度的团结绝非易事。

西班牙从古至今是多文化交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国家。西班牙著名学者安赫尔·洛佩兹认为,历史上西班牙由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纳瓦拉三个王国通过联姻或政治联盟合并而成。由于联盟之中的各个国家不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各方权势相当,权力博弈自古有之。在此背景下,如果当权者使用强硬手段压制其他政治势力,则会造成积怨,引起反弹。19世纪,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先前的派系斗争演变成保守派和共和派的纠缠,军事独裁和共和国形态交替出现。对如今政治形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世纪上半叶,内战胜利方——保守派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及其后的民主进程。

尽管内战已过去八十余年,西班牙的民主进程也已经走过四十多年的历程,内战对西班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影响依旧深远。1999年10月8日,西班牙《国家报》以《布埃罗·巴耶霍确信:“西班牙内战尚未结束”》为名刊登了一篇对西班牙著名剧作家布埃罗·巴耶霍的专访。2002年7月7日,《世界报》上刊出一篇

名为《内战尚未结束》的报道,旨在提醒读者勿忘内战中的失踪人口及其家人的悲痛。2010年1月30日,《国家报》上再次刊出一篇题为《内战尚未结束》的访谈,问及多位作家对内战的态度。西班牙主流媒体几次三番用“内战尚未结束”作为文章标题来吸引民众注意力,可见那场连杀成、朋友都不得不相互厮杀的战争给西班牙人民留下何等惨痛的集体记忆,而这种大众情绪自然会在西班牙政坛引起相应的回响。

如今西班牙政坛的风云变化与内战关系密切。内战获胜者佛朗哥近40年的独裁统治后,西班牙迎来民主进程。西班牙第一位民选首相,民主转型的关键人物阿道弗·苏亚雷斯·冈萨雷斯全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与反对派联系频繁,最终将西班牙带上民主政治的道路。事实上,佛朗哥去世后的第一位首相不是苏亚雷斯,而是阿里亚斯·纳瓦罗。纳瓦罗拒绝改革并反对民主化,故被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要求辞职,苏亚雷斯随即成为首相。由此可以想到,西班牙的民主进程意味着将内战胜利者制定的政体推翻,反而向失败者的主张靠拢,这使西班牙政坛局面越发复杂。

1982年,工人社会党赢得大选开始长达14年的连续执政。在大环境的支持下,西班牙左翼势力大力宣传民主自由,利用新闻媒体、文艺作品、图书出版物等社会话语将昔日的胜利者——佛朗哥建构成打压地方势力、限制经济自由、抹杀多样文化的集权统治者形象。久而久之,“统一”“团结”“爱国”等佛朗哥时期常见的词汇带上了负面色彩,这一现象延续至今。

由于多次曝出经济丑闻,工人社会党于1996年败选,1989年重组的保守派人民党赢得大选成为执政党,由此拉开了左右两派两个政党轮流执政的序幕;2004年,马德里“3·11列车爆炸案”将人民党炸下执政宝座,工人社会党再次上台;人民党又在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中找到机会。如此的政党交替带来社会话语的多次转换,执政党否定前任党派的政治主张,西班牙在集中和民主中徘徊。

对于人民党而言,除了时不时爆出的腐败案令人头疼外,另一个软肋是与“独裁”的联系:一旦提及“团结爱国”,一旦稍显强硬,一旦政策紧缩,就不可避免会给人以“走上佛朗哥独裁老路”的印象。或许因此,如今的人民党总显得“软弱”,而这又引起了右派支持者的不满,批判其无所作为。

成功促使拉霍伊下台的新首相桑切斯年仅46岁,他所领导的工人社会党在议会350个席位中也仅占84席。在左右翼势力均衡的西班牙,新一届政府将如何处理难民、失业和地区分离主义等问题,还有待观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系讲师)

墨西哥18岁美女参选市长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墨西哥六年一次的大选将于今年7月1日举行。除了总统选举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将进行改选。在当前如火如荼的全国各级选战中,一座人口仅14万的中部小城的市长选举竟惊动了众多媒体,原因只有一个——市长候选人里有一位年仅18岁的美女。

去年9月刚满18周岁的帕奥拉·冈萨雷斯现在还是一名高中生。今年4月初,她被左翼政党联盟“我们一起创造历史”推选为哈利斯科州特帕提特兰市的市长候选人。帕奥拉因此成为了墨西哥历史上竞选公职的最年轻的候选人。与她一起竞选市长的还有其他六位候选人。

帕奥拉给人的第一印象除了年轻,就是漂亮。与传统政客给人的刻板形象大相径庭,她是墨西哥政坛真正的一缕清风。也正因为年轻漂亮,帕奥拉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甚至是恶意攻击。帕奥拉透露,自从她决定参选以来,很多“大人”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她退出选举,或者是企图阻止她参选。有政党针对帕奥拉的美貌在网上发表带有性别歧视的评论称“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完美的‘甜心爹地’”。

对于年轻和缺乏从政经验的质疑,帕奥拉回应称,“我没有从政经验,但是我也没有贪污腐败的历史,没有权钱交易的污点”,“我觉得当市长首先要有领导才能,而且为人要正直”。帕奥拉表示,自己虽然年纪不大,却有丰富的社会活

动经验。她从13岁开始在各种社会团体当志愿者,积极参加公益活动,15岁创立了自己的公益组织“送一个微笑”。除母语西班牙语外,她还能说法语、葡萄牙语、英语、罗马尼亚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帕奥拉目前在就读的高中担任学生会主席,她原本计划进入大学学习市场营销专业。如果当选市长,她可能会考虑通过网络等方式接受高等教育。帕奥拉透露,当“我们一起创造历史”政党联盟邀请她作为该联盟的候选人参选市长时,她考虑了20秒的时间就答应了。“我刚满18岁,今年的大选是我第一次行使选举权”,“我没有想到人生第一次投票就会投给自己”。

帕奥拉的父亲吉耶尔莫·冈萨雷斯曾几次竞选特帕提特兰市市长,目前是当地绿党的党主席。父亲已经表示大力支持女儿的选举。

目前墨西哥总统选举呼声最高的奥夫拉多尔民意支持率遥遥领先其他候选人超过20个百分点。奥夫拉多尔与帕奥拉同属政党联盟“我们一起创造历史”,前者日前专程来到特帕提特兰市为后者站台打气。奥夫拉多尔称赞帕奥拉“有头脑、有爱心、有个性”。

分析认为,特帕提特兰市54%的居民为年轻人,帕奥拉气质形象俱佳,又有奥夫拉多尔的支持加分,目前看当选市长的可能性很大。在今年7月1日的大选中,墨西哥不会出现一位史上年纪最轻、颜值最高的女市长呢,令人期待。



帕奥拉·冈萨雷斯成为墨西哥最年轻的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帕奥拉克竞选网站